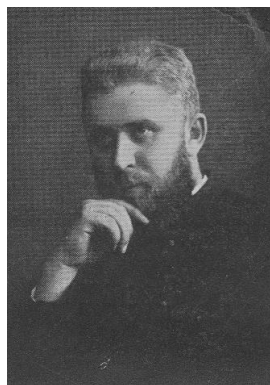


文致和主教的殉道同伴：吳德神父（翟拉·斯定·恒立）遣使會士

葛立特·吳德是于 1909 年 7 月 5 日，在布來達出生。他是阿德連·若瑟·吳德和瑪利亞·約安納韓德力夫妻的長子。他在尊德城，文後伯小修院，小學畢業後，于 1928 年 9 月 17 日加入海登·伯寧根遣使會；兩年後，即 1930 年 9 月 18 日，宣發終身願。

1934 年 9 月 16 日，他給省會長寫信說：“我願去天主要我去的任何地方！不過假如要我自由挑選的話，我願去中國，這是近來我感到最吸引我的傳道區。”

他的同學阿德理安·魏莫倫較後為他做証說：“正如一個好學生，葛立特·吳德不常躲在書堆後面；他了解在社會上一個青年需要有同伴，不然會受挫折。因此他常願伸手協助人，喜歡交朋友，對一總人都樂意交往，也會以機智語句，提高遊戲時的樂趣。他喜歡風趣和玩笑，但不會走極端。晚上有表演節目時，他會傳達出他的善意和同情心。嚴肅及和藹是他兩個特點，但可以說嚴肅高於和藹。當他彈琴時，他會完全開放自我。聽他彈琴的人知道，他是更深地而且更嚴肅地感受到音樂的內涵。這不是一個淺膚的觀望者所能猜想到的。這些性格的特點，在真誠的熱心和單純中傳達出來。”（魏莫倫，為紀念吳德而寫）



1935 年 7 月 21 日他被祝聖為司鐸，主禮者是羅蒙城·林門主教，在潘寧根聖堂。他的院長寫說：“葛立特是一個有深刻宗教折服的人，喜歡讀書，成績優越；有一顆善良又敏感的心，悟性很強，頭腦清晰；善于講道，很有說服力；也是一位好琴師。在執教方面，你可託付他任何事，他都會使你滿意。（白寧根(城)遣使會檔案吳德文件錄）

他和他的同班同學，文樓城的胡伯司路，一同被派遣，前往正定，文致和主教的牧區，在北京南面 260 公里。

7 月 31 日在他晉鐸後的第十天，母親逝世。為了安慰父親，他把赴中國的日期移後六週。十月中他與胡伯司路首途中國。

1935 年 12 月 3 日二人抵達上海，繼續行程由北京轉正定，與文致和主教及歐敦包土城安東葛德修士會面。

葛立特保留他的中文名「魏志剛」。他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學習中文。正定主教座堂保有一高級音樂文化。許多年來亨立·安來在主教座堂及小修院負責音樂。他

是詠詩團的領隊，也譜了許多新曲。爲了健康的關係他現今住在荷蘭。葛立特馬上代替他司琴並領導歌團。1937年座堂的琴，由捷克籍琴師畢司高全部修整。

1936~1937年學年開時，葛立特被派往栢棠小修院，離開正定城約四公里。艾池特城拉馬克(Jan)神父在此主持院務已有多。年。葛立特在此教授拉丁及希臘文，當然音樂也是其中一科。每主日大彌撒前，他趕去正定主教座堂服務。



1937年11月胡博·司路茲寫信說：「他在小修院很受歡迎，孩子們都很愛他；中國神父們沒有一個反對他的。…致於我，我常去小修院與他暢談數小時；我們把從荷蘭接到的信大聲頌讀，引以自

樂…。收尾語常是：“祝葛立特健康，再會！”

相片：葛立特·吳德神父和安東紀特修士

小修院距離由北京開往石家莊的鐵路很近。1937年夏天，當日本和中國交戰開始，上千名中國軍人在鐵路傍挖戰壕，因爲日本軍隊要用鐵路南下。九月下旬，有六十位外籍司鐸來正定參與年度避靜。9月27日文致和主教告訴他們，因爲戰爭的關係，他們可住在城內，不必回鄉下。但大多數的神父都願意回到自己的會所。胡博·史路茲也有同感。拉馬克(Jan)院長回小修院，葛立特·吳德卻留住主教府。

10月9日早上，經過劇烈戰鬥後，日本軍隊佔領了正定城。在代牧區地盤上，主教座堂、住宅、醫院、孤兒院、學校，修士及修女的三座學校，聚集了成千的難民，多數是婦女及兒童。軍隊爬過牆頭，踢開門窗，大事搶掠，被長官招回。

晚上七點，主教和神父們共進晚餐時，忽然有十個軍人衝入，他們將主教綑綁。五位外籍神父，包括葛立特·胡德；二位修士，包括安東·葛特（歐敦包士），琴師畢高比，被他們帶走。中國神父們未被逮捕，震驚地留在原處。

沒有人知道那被捕的九人被帶去何處。數星期後，全世界都知道了，他們在離開住宅約300公尺的地方被殺害和燒毀。他們的遺骸被集埋葬在栢棠小修院墳場。

由於當時中國緊張的政治局面，葛立特在他的一封信中這樣說：“我相信天主不太清楚去中國(傳教)是一個大犧牲，因爲祂不滿足，還要求更多人前去！”當他寫這信時，他還不知道，幾時天主會要求他作出最的犧牲。

關於文主教與同伴被殺害之事，請披閱文致和主教及安東·葛德

簽名：W. Bellemakers cm